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73 期 | 2015 年 8 月 30 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com.cn

歌唱艺术家郑仲英,国家一级演员,少年时代就投身抗日,在革命军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多部主演的歌剧广为传唱。前几天,我再次拜访了郑仲英,领略她不平凡的人生。

13岁,冒险护送党的机密文件

郑仲英说自己还未出生就深受日本侵略者残害。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还在母腹中的她就随父母逃难,3 月母亲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的她;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她的一家又颠沛流离,她被寄养到住在圆明园路租界里的大伯家;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她目睹英国士兵仓皇撤退。

与英商合作做生意的大伯断了经济来源,逃难来的亲戚近二十人全部住在他家,连日军配给的霉变糙米也不够吃,还要半夜排队被编上号才能买到,小仲英也去排过队。大伯只得买已生出小黑虫的干蚕豆,浸泡后打成糊糊给一大家子吃。她清楚地记得,那时过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必须向日本兵鞠躬,不然就会遭遇毒打甚至被狼狗咬;还有对她最好的大哥和表哥惨死在日军枪弹下,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从小跟着哥、姐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她,决心长大后去打日本鬼子。

1945 年春,二哥将郑仲英从大伯家约出,来到乍浦路桥上,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让她与妈妈和两个妹妹一起送一份机密文件给根据地的新四军,但叮嘱她不要让妈妈和妹妹知道。二哥将文件缝在她的衣服里打成包袱让她带上,护送她们去的是地下党交通员沈凡,她后来知道,沈凡是画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当时她用的是一张假车票乘上火车的,列车员中有地下党,查票时给打马虎眼混过了。到镇江后换乘小火轮,危险的一幕出现了,先是伪军来检查,沈凡沉着应对,塞给伪军好处费过了一关;后来日军又来检查,枪上明晃晃的刺刀让小仲英心跳加剧,她强作若无其事,鬼子瞅东望西地没发现破绽走了,此时她才发现手心里一把冷汗。母女四人到达安徽涇阳抗日根据地,她成为一名少年新四军战士,进入新安旅行团从事战地文艺宣传。

后来她才知道,她为新四军送的是份《全上海各仓库建筑结构图》,是准备为最后消灭日军打巷战用的。

33岁,主演大型歌剧《江姐》

1949 年 5 月下旬上海解放,郑仲英甬提多兴奋了,背着小马枪和背包一点不觉得累。她和“新旅”团员们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但团里有规定上海兵一律不准回家。郑仲英毫无怨言,忘情地投入上海解放百废待兴的火热生活中。她被安排到杨树浦的国棉二厂体验生活,她将自己当成纺织女工,与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情与日俱增,这段生活体验,为她以后创作接地气的文艺作品打下基础。

“新旅”领导选派郑仲英与其他两位团员,专程到周小燕教授上音乐课,又



文/图 张林凤

郑仲英： 从抗日小女兵到歌唱艺术家

好人变老之后还是好人

老老琐言

文/ 剑箫

现在社会上对于一些为老不尊的人,有句调侃的话,叫做“坏人变老了”。这话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我想应辩证地来看。毫无保留地同意和不加区别的反对,都不是尊重事实的态度。

“坏人变老”之类,说明一个曾经不怎么高尚的人,活了那么长的岁月,灵魂似乎没有净化的过程,这就很可怕。还好,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与“坏人变老”相对应的,更多的是好人变老之后还是好人。郑仲英老人就是代表。

我相信,“好人变老之后还是好

人”的根本原因,除了天性善良之外,所受的良好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所谓的“良好教育”,一是文化素养上的,一是道德熏陶上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不断地受到“良好教育”的干预,改变了一些不太理想的行为,趋向越来越好的状态;但同时也认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接受“做好人”的理念灌输,是一种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也许,在郑仲英老人的成长史里,我们能够获得那种“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之启发。

83岁,为居民带来家门口的欢乐

在纪念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郑仲英的家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愚园路第二小学三年级少先队小队请郑奶奶讲革命故事。郑仲英请孩子和家长一起到自己家,她为孩子们讲述大哥在抗日战争战场缴获九二步兵炮并壮烈牺牲的故事,孩子和家长都听得十分入神,末了,还觉得意犹未尽。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很热烈,最后小胖同学说:“那时武器太差了,我一定要努力学知识,长大造出更先进的武器,保卫祖国。”郑仲英很欣慰。

83 岁的郑仲英精神矍铄风采依然,应了那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她将离休后的生活作为再学习提高的好时机。她到老干部大学学习书法绘画,作品得到授课老师的好评,参赛获奖;作为歌唱艺术家的她,还坚持不懈请声乐老师辅导,向乐团指挥学习合唱指挥艺术,她用自己的艺术专长给社区居民带来快乐。居民区有合唱队,郑仲英欣然成为其中一员。她指导队员声乐,还任领唱、朗诵和指挥。虽然没有合唱队指挥经验,但她善于学习、琢磨指挥要领,有时睡梦中还挥舞着双手,摆出指挥架势。那次,她辅导合唱队《我的中国心》,歌词的内涵和她的真情投入,合唱队唱出了精气神。排演结束后,队员还沉浸在爱国激情中,到了饭点也不愿散去,要求立马开会畅谈体会。她参加居民区自编自演的小品,出任剧中的“上海阿姨”,人物塑造得入木三分。居民区的文艺演出,她那高亢圆润的《我爱你,中国》《红梅赞》《北风吹》等经典歌曲总能令居民如痴如醉。

郑仲英为居民带来家门口的艺术享受和欢乐,居民们喜爱她关爱她,天冷了给她编织一双手套,端午节做个香袋送她,儿女结婚送来喜糖,路上遇见聊上几句,她都觉得非常开心。她很感恩地说,左邻右舍给予我很多,是居民区的活动让我的离休生活很充实;她还自豪地说,合唱团的成员中,很多人成为了社区志愿者。

采访手记

抗日烽火中的上海一家人

采写郑仲英有些偶然。因为要写抗日老战士的故事,我采访她的三哥郑国芳,随着采访深入,我的兴奋点不断涌现:这个原本普通的上海一家人,在祖国民族的危急关头,毅然转身成为抗日大家庭,兄弟姐妹 7 人,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有 5 人参加抗日战争。郑仲英的大哥郑大方,18 岁参加新四军,任营教导员,在与日军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3 岁。大哥夺取的九二战炮,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二哥郑仲芳,坚持在上海沦陷区开展抗日斗争,为根据地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三哥郑国芳是新四军中出色的侦察兵和情报员;大姐郑慈是新四军医护兵,荣获南丁格尔奖;两个妹妹郑国英和郑雪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抗美援朝;她的父亲郑家栋和母亲曾英也都为抗日出过力。